

绵绵絮语

暮色中的山林

●王国梁

暮色中的山林,是一首朦胧的诗,是一幅宁静的画,是一支纯净的曲。暮色山林,营造一个幽静而浪漫的城堡,正可以安抚一天光影炫目的浮躁。我喜欢在暮色中踱到山林中,去感受那份喧嚣之后的宁静,那份粗犷背后的婉约,那份禁锢之后的辽阔。

我是迎着夕阳而行的,日暮时分,夕阳的光线不那么耀眼了,多了几分温和。不过我仍需眯着眼睛看前方,远远看到山平滑的曲线。山脉绵延而去,绵延到我看不见的远方。远山如黛,暮色中远山的颜色还要深一些。我向着山的方向,脚步一刻不肯停歇,仿佛虔诚的朝圣者。山林是我心中的圣地,俗务繁杂,人海鼎沸,山林是唯一可以收留疲惫心灵的地方,是唯一可以荡涤尘垢的地方。其实,我今天的方向有两个,一是奔向蔚然深秀的山林,二是走向觥筹交错的酒局。我问了问自己的心,便朝山林而行。

渐近山林的时候,已经到了暮色苍茫时分。山林仿佛一位遵循自然之道的智者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此刻,山林正在做着夜晚来临之前的修整,我不会惊扰山林。我缓缓地走在石阶上,每走一步都做一次深呼吸。我的脚步节奏极慢,仿佛这样才能配合山林的节拍。

暮色是一点一点加深的,山林里的光线有些幽暗了。夕阳散发着橘红色的光芒,那种光芒透过山林中的树木撒落到林间。晃动的光影使得林子里有了动感,有时风吹树摇,惊动了暮归的鸟儿,林子里便传出“叽叽喳喳”的鸟鸣声。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暮色之中,这种感觉会更加真切。

暮晚时分,鸟儿们呼朋引伴地忙着归巢。它们不着急,因为它们的家就在林子里。它们流连在归途中,时而顽皮地嬉戏一会儿,时而安静地停息一会儿。鸟鸣声错落有致,有时一两声独自鸣唱,有时三两声相互唱和,有时众鸟齐鸣。林子里却并不显得热闹,相比清晨,暮色中的山林鸟鸣要稀落很多。鸟儿们都感知到夜晚即将来临,所以也在修整,准备进入安宁时刻。

山林间的气息越来越凉爽,清新之感扑面而来。山风不大,微凉的风一阵一阵的,林子里随之传来一阵一阵的“沙沙”声。此时依旧是草木繁茂的季节,所有的草木都张扬着生命的热情。这种热情不是喧嚣的、浮躁的,而是一种发自天然的生命之蓬勃,所以是自然醇厚的、是宁静内敛的。你只有与这些植物们近距离接触,才能感受到它们身上那种旺盛昂扬之气。林子里有很多老树,它们有些枝干虬劲,屈曲盘旋,在暮色中有点森然之气,不过我倒觉得有磊落洒脱之风。对我来说,每一棵老树都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我在想,如果让一棵老树讲述这座山千百年来悠悠岁月,恐怕几天几夜都讲不完。时间见证着沧海桑田,山林见证着草木枯荣,老树见证着山林悲欢,一切都是完整一体的。山林间的一切,年年岁岁中相互依存,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行走在暮色中的山林,聆听时间厚重而深沉的声音,感受自然古朴而宁谧的氛围,一颗心也变得旷远而辽阔。我在山林里慢慢走,一点儿也不着急。伴着暮色一点点加深,我的脚步也越来越轻松,走着走着,就走出了开阔和澄澈的心境。

自我治愈自乐呵

●司马小萌

邻居好友J君,家里有三架钢琴:两架名牌电子钢琴,一架正儿八经的国际品牌钢琴。30多平方米的客厅,塞得满满当当,十分壮观。J君的夫人小樊,就靠着它们,一步步自学,从烦恼中获得解脱。

要说这个小樊,真是个聪明人。一天培训班没上过,几年下来,竟然弹得有模有样。她先生有段时间三天两头在群里发视频,傲娇溢于言表。当然,J君的视频,只拍手,不拍脸:和小樊聊两句你就知道了,她那个低调呀,无人能比。

同住一小区,走得勤了,熟络了,小两口执意要把一架电子钢琴抬到我家,大有“让司马老师在琴声中治愈”的潜在动机。

说到“治愈”,真不是谁谁的“专利”。人人都有烦恼,个个都需要诊疗。别看俺一天到晚在朋友圈里总是乐呵呵,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,其实俺的烦恼多了去了。今年尤甚,从头到脚,没一块好肉……朋友们也如是。

“天人感应”吗?地球,你怎么了?

那天看到一篇文章,有句话特别贴切:“生容易,活容易,生活不容易。”试问所有过来人,你们谁没切身体会?

又想起最近一期《小林漫画》。他写道:“人生原本就是苦痛的/我们遇到的朋友/吃到的美食/收获的爱/都是人生的止痛药。”

太经典了!现在,我的“止痛药”又增加了一种——电子钢琴。

吹个小牛吧。本人好歹有一点点音乐基础:自学手风琴有年头了。一架国产名牌——“鹦鹉牌”120贝斯手风琴,落在一个从没正式学过琴的家伙手里,一晃就是30多年。想当初,真是“勒紧裤腰带”买的。庆幸的是,这架手风琴特别对得起我,至今仍保持着悦耳的音色。只不过,很惭愧,我总是让它沉睡在客厅一角,而本人的演奏水平至今仍停留在“初级阶段”。

好在键盘类乐器总有相通之处,于是,当J君找来小区保安一同把电子钢琴抬到我家时,我正式有了“从手风琴到钢琴”的乱弹琴冲动。

哎哟喂,这才发现,我家满满当当的客厅,竟然还真有一块地方正好摆得下这架钢琴。就好像俺入住20多年了,一直等着这架钢琴光临一样,真是“冥冥中有天意”。

今年的夏天又闷又热,几乎天天三十七摄氏度。即便下雨,也是湿热湿热的。这会儿,外面大雨不停,我蓬头垢面地坐在电子钢琴旁,脖子上搭一条毛巾,时不时擦拭如雨的汗滴,整得自己像陕北老农。是的,俺在业余音乐中“土生土长”,不会弹巴赫也不会弹贝多芬,但耳熟能详的电影《白毛女》主旋律还是记得的。好吧,一曲《北风吹》弹给你听,咱们一起幻想凉意。

不管弹得好不好,糊弄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先哄自己高兴,再哄朋友们开心。

就要出伏了,天气还是那么热。肆虐多地的暴雨也已停歇,重整山河正在“进行时”。我弹着王洛宾脍炙人口的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,盼望有一丝凉风吹过树梢,让面对“秋老虎”的人们好过些。不过,俺的演奏充其量也就幼儿园大班水平,所以发到朋友圈时,郑重地“请各位多包涵!”

《温州晚报》陈彩霞的点评总是那么诙谐,她写道:“大班小朋友真棒!”

《福州晚报》张旭阳也幽默一把,他说:“我发现,这完全不是大班小朋友的水平,是大班老师的水平!”

朋友们一个比一个搞笑。《淮安日报》总编辑刘葆也加入淘气的行列,他强调:“这不是一般的幼儿园,必须是‘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幼儿园’!”

笑死了……

又有人出来“吹捧”我了,他写道:“司马老师真是多才多艺!”

这话,如果出自“音盲”之口,我不反驳,觑着脸享用。但这话,偏偏来自一位小时候学过钢琴,至今仍能熟练演奏的小伙儿T君。

俺有“自知之明”,于是坦诚相告:

“一个字,玩!自我乐呵。”

想想,私底下又补充一句:

“两个字,瞎玩!自我治愈。”

王劲凯 摄